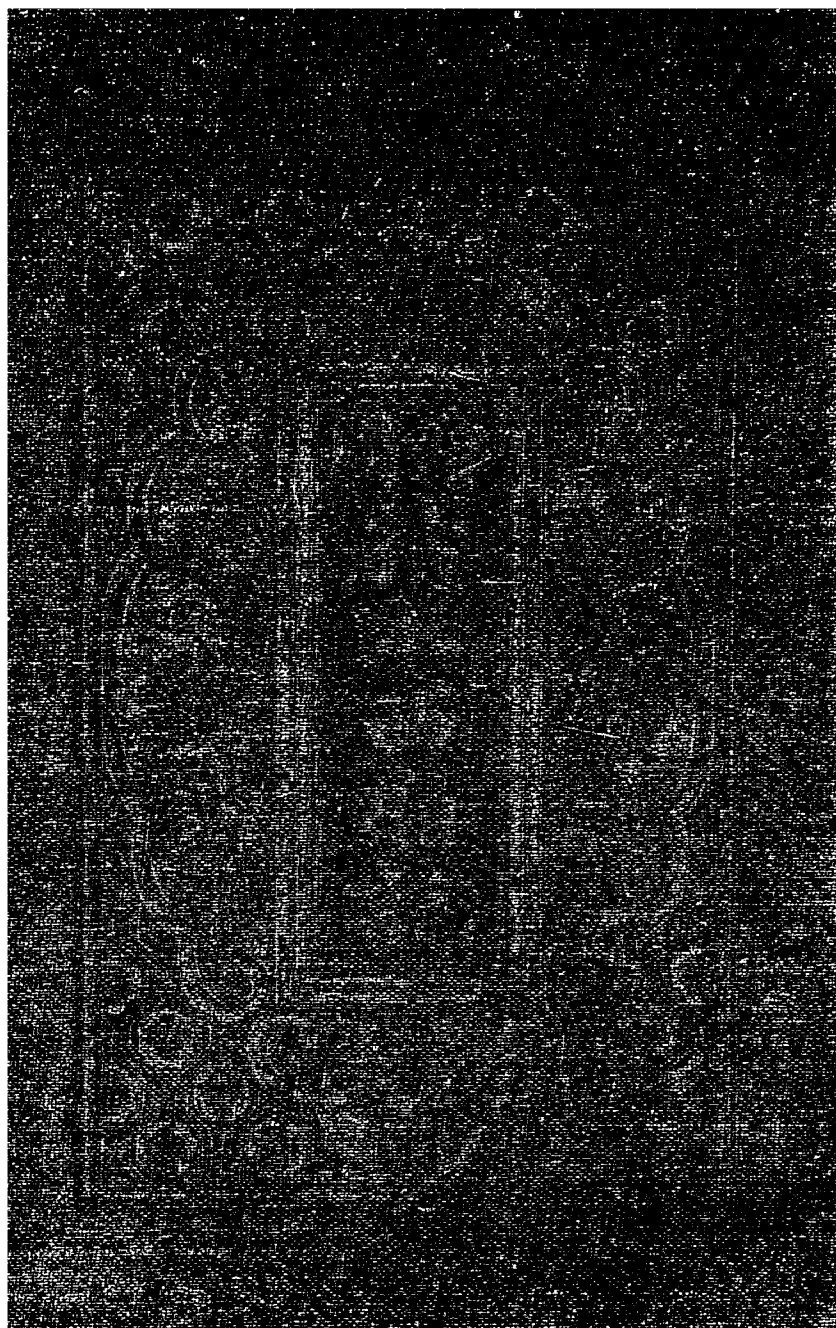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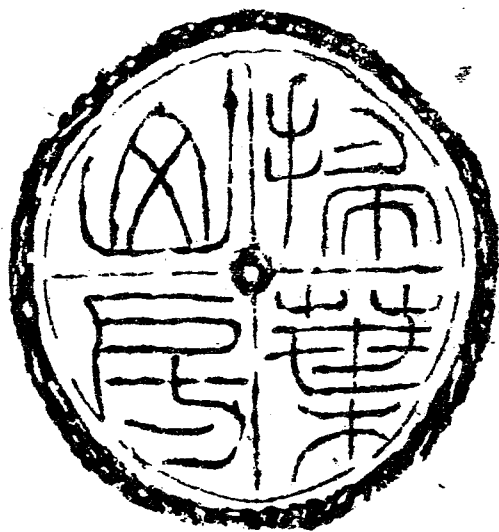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年精印

繪圖西廂記

嘉禾顧軼庭題

民國七年石印



總發行所
上海
北棋盤街掃葉山房

重刻繪像第六才子書序

北京圖書館藏

原夫鏤月裁雲卓吾興化工之歎驚心動魄聖歎有才子之稱發作者之巧睛點僧絲傳崔微之真毫添顧愷豈殊講學不言性而言情若共論文亦中規而中矩訾綺語閒情之賦甯識風詩悟秋波臨去之詞方知禪義是不獨綠么小部聲聲花外之傳紅豆妖姬粒粒酒邊之記而已茲因以三餘縮之短本珍藏懷袖敢云徑寸之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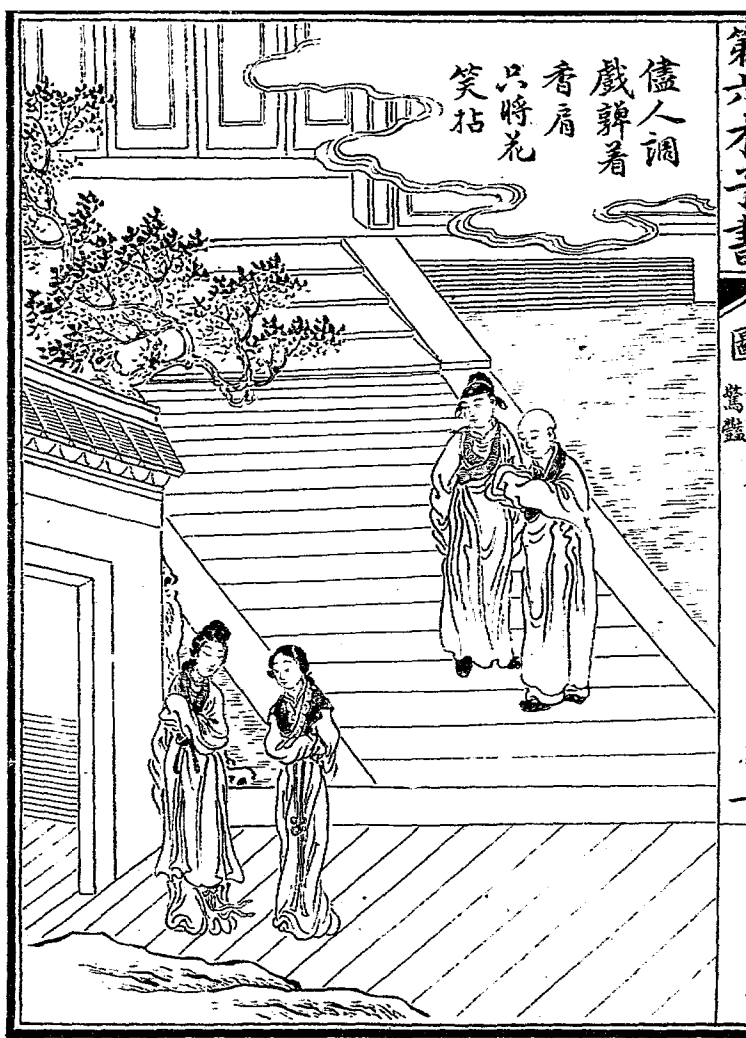
佐以文房還共吉光之羽扁舟選勝載同
文蛤香螺蠟屐探幽攜並錦囊奇句娛騷
人之目底須略略頻彈醉韻士之心不啻
堂堂低唱幸等之左國莊史觀其掀天蓋
地之才毋徒因月露風雲求之減字偷聲
之末康熙庚子歲仲冬上浣豐溪呂世鏞
題於西郊之懷人堂

雙文小像

竝燕鶯為字聯徽氏姓崔允烟宜采畫
秀玉勝江縣落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
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



儘人調
戲彈着
香肩
只將花
笑拈



可喜龐見淺淡粧
穿一套縞素衣裳



○
都只是香烟
人氣兩搬
兒氣氤得不
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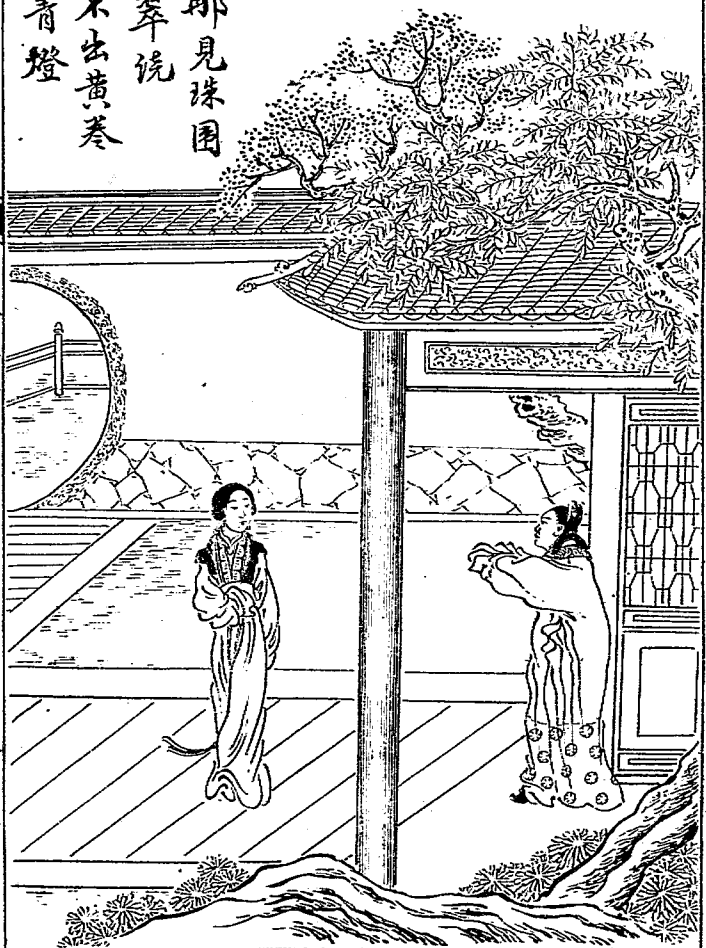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
怎當你傾國傾城貌



我把
五千人
作一頓
餵



那見珠圍
翠繞
不出黃卷
青燈





他誰
道月底
西廂
受作夢
裡
南柯

知音者芳
心自同
感懷者斷
腸怨痛



管教郎
人來
探你
一
遭
兒



忽的低了頭
氣改了朱顏
的垂粉矣



你且潛身曲檻邊
他今背立湖山下



我見你
海棠
開想到
水今



猛見了可
憎模樣
早醫可
九分
不快



定然是神
針法矣
難道是
燕侶
鶯
儔



倩疏林你
与我挂
住斜
暉



走荒
郊曠野
把不住心
嬌怯



多管是閑
看筆兒未
寫泪先
流



都 取 樣 柔 般 思
裡 那 溫 這 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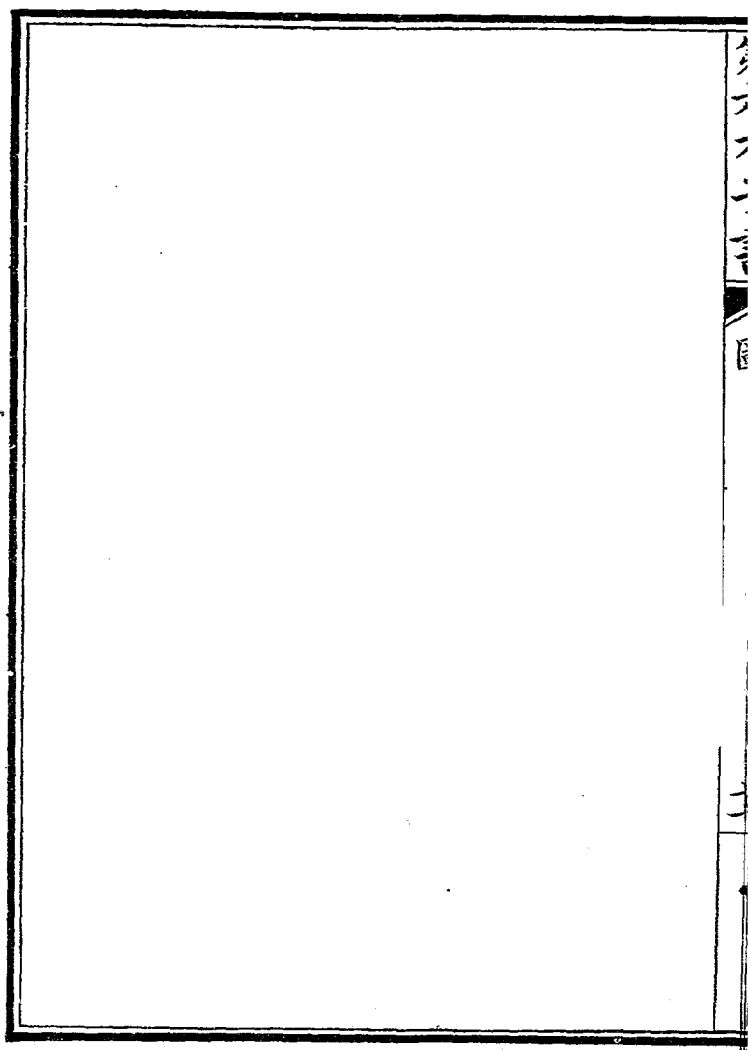


只好偷緯
毒下風狂
香傳何
郎左壁
廂粉



顧天下
有情
的多
成了
眷





六才子西廂文目錄

驚豔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借廂 穿一套縞素衣裳

酬韻 隔牆兒酬和到天明

鬧齋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寺警 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

筆尖兒橫掃五千人

請宴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賴婚 他誰道月底西廂變做夢裏南柯

琴心 他做了個影兒裡情郎我做了個畫兒裏愛寵

中間一層紅紙幾眼疎櫺不是雲山幾萬重

前候 花牋上刪抹成斷腸詩

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鬧簡 晚粧樓上杏花殘

賴簡 金蓮蹴損牡丹芽

後候 親不親盡在您

酬簡

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拷豔

立蒼苔祇將綉鞋兒水透

哭宴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驚夢

慘離情半林黃葉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想雙文之目於臨去情以轉而通焉。蓋秋波非能轉情轉之也。然則雙文雖去其猶有未去者存哉。張生若曰。世之好色者。吾知之。來相憐去相捐也。此無他情動而來情盡而去耳。鍾情者正於將盡之時。露其微動之色。故足致人思焉。有如雙文者乎。最可念者。轉鶯聲於花外。半晌方言。而令餘音歇矣。乃口不能傳者。目若傳之。更可戀者。觀玉趾於殘紅一步漸遠。而今香塵滅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停之。唯見潋潋者波也。脉脉者秋波也。乍離乍合者。秋波之一轉也。吾向未之見也。不意於臨去遇之。吾不知未去之前。秋波何屬。或者垂眺於庭軒。縱觀於花柳。不過良辰美景。偶爾相遭耳。獨是庭軒已隔。花柳方移。而婉兮清揚。忽徘徊其如送者。妾為乎。所云含睇宜笑。轉正有轉於笑之中者。雖使覲修瞳於靚面。不若此際之魂消矣。吾不知既去之後。秋波何往。意者疑眸於深院。掩淚於珠簾。不過怨粉愁香。淒其獨對耳。惟是深院將歸。簾半閉而媽然。美盼似恍惚。其欲接者。妾為乎。所云眇眇愁予。轉有轉於愁之中者。雖使閉羞目於燈前。不若此時之心蕩矣。此一轉也。以為無情耶。轉之不能忘情。可知也。以為有情耶。轉之不為情滯。又可知也。人見為秋波轉而不見波之心。思有與為轉者。吾即欲流睇相迎。其如一轉之不易受。何此一轉也。以為情多耶。吾惜其止此一轉也。以為情少耶。吾又恨其餘此一轉也。彼知為秋波一轉。而不知吾之魂夢有與為千萬轉者。吾即欲閉目不窺。其如一轉之不可卻。何意嗔招楚。

客于三年似曾相識。傾漢宮于一顧。無可奈何。有雙文之秋波。一轉宜小生之眼花。撩亂也哉。

風流婉媚。咳唾皆芳。有此錦心綉口。乃許作西廂文字。不然是唐突題目也。

穿一套縞素衣裳

嚴衣裳惟素與淡粧而齋妍已。夫衣裳亦何足異。然穿此縞素者。不遽覺其異也。豈曰無衣蓋亦猶是淡粧云耳。張若曰。大凡色之可人者。不必盡在其容貌也。即一服飾間而雅俗分焉矣。夫濃豔之章。非不足以悅世。乃亦有甯為其淡而轉覺可愛者。然後知其淡也。乃其所以為豔也。以予今日之所見是已。丰姿婉媚已令人一見而生憐。然而憐其人。並憐其衣也。想晚粧初罷。幾為開篋而躊躇矣。容光淡蕩已令人乍遇而動戀。然而愛其衣。並愛其裳也。想蘭麝微熏。早已對鏡而安排矣。不見夫衣裳乎。伊所穿者。非縞素乎。衣必有裳。猶淑女侍兒之相依焉。故合之而成套也。嘗有顧影自嫌。而借衣以掩其陋者。茲則無容掩矣。腰肢本自柔脆。一若有人與服稱者。淡雅之至。五采當之而失豔。縞素焉已耳。蓋不必紅紫之悅人。而倍覺蕭疎矣。裳以襲衣。猶夫人婢子之相隨也。故配之而成套也。嘗有芳姿過人。而借裳益盛其飾者。茲則無容飾矣。體態本自輕盈。一若有色與物宜者。白貴之至。美錦對之而含羞。縞素焉已耳。蓋不必纂組之多事。而別有丰神矣。論玉骨冰肌。應似夜月之梨花。不謂如此縞素者。兩相觀也。是綺羅中之太素。元酒也。嬌容如洗。亦惟

是國色天真而不屑以競門紅裙襲香奩之餘習素風其猶存予何幸於襟帶間遇之也抑香腮粉臉應似春雨之海棠不謂如此之縞素者遙相映也是閨閣中元裳縞衣也纖質無塵真不愧大家舉止而並非若憔悴青衣少林下之幽致素心其可白乎何幸於粧束間傳之也然則邂逅相逢幸親衣香之在目倘得殷勤笑語奚慮素志之難通所見若此所思者愈可知矣

極力抬高縞素衣裳則穿此縞素者愈可愛矣

隔牆兒酬和到天明

顧酬和之久者牆雖隔而情相通矣夫酬和豈易到天明乎然其情相共也雖到天明亦無慮乎牆之隔耳且從來兩情之相違者天也而兩情之相合者亦天也天能致兩情之相合而又限之以不得合不幾疑天之厄人甚乎雖然不必謀面而唱和之下已有亦惟期東方之既白以永今夕之歡斯已矣吾得為今茲之酬和者思之方其清音嚶嚶恍如月下聞鶯而字斟句酌不禁取原韻而奉酬也芳心頓作錦心當其環佩珊珊幾疑花外仙來而韻和律叶不禁新詩而相和也香口兼成綉口斯時也此歌彼和不過隔牆而酬和耳一唱一歎亦祇酬和於片時耳敢曰依永和聲直到天明乎哉雖然乘彼坵垣以望復闕固有望之而心傷者今雖色笑未親而音律相接其室甚通其人亦不遠也東鄰巧笑逾牆而走亦有從之而意快者今雖芝顏未近而歌咏情深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柔姿

行露羅衣豈耐五更風也使我欲酬焉而爾無和焉雖片刻不相親也違曰到天明乎况又有牆以為之隔也然而爾與我心相契矣果爾也賦三星之篇我也咏芍藥之章循牆步韻宇宙間惟我二人默默齊同調也則雖明星有爛而忽問夜之何其乎弱質多芳露珠易涇綾波微也使我和焉而爾無酬焉雖須臾不相洽耳違曰到天明乎况又有牆以為之隔也然而我與爾已志相通矣果爾也歌叩須於舟子我也賦美人於西方面牆審音天壤間惟我兩人寂寂稱雅奏也則雖曙色將啟而暇卜夜于方永乎此所以願酬和到天明也天下賞心之處大都不限於時故倚歌而和既幸兩美之相遭尤幸兩情之畢達則瞻望雲衢即東有啟明猶惜五更之未長耳吾人得意之境大都形之于言故恬吟密咏非為見才之地實為寫心之語則側耳蕭寺即東方明矣猶恨達旦之甚短耳隔牆人能使惺惺惜惺惺否耶

淺斟低唱密咏恬吟而口角宛肖此湯若士董華亭風流也妙人妙事固須以妙筆傳之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愛其貌之美者自慮身之不能持焉夫張之身因崔之貌而多愁病耳今一見之能不慮其何以當之哉若曰吾之於人誠不可解也以素所愛慕之人而邂逅相遇情幾慰矣然以素所愛慕之人而邂逅相遇而情反難持矣何則他鄉之客顧影堪憐而一當如玉者之榮懷焉則愛慕之下轉不勝其顧慮焉耳彼來清醮者他乃可意種焉而我亦何幸哉

我之棲遯蕭寺也亦謂其飄飄而欲仙者玉骨焉耳冰肌焉耳他之貌已足令我情牽也
我之亡立湖山也亦謂其溶溶而疎倩者梅之清焉耳菊之淡焉耳他之貌已足令我意
移也而不意其為傾國傾城貌也以如是之貌而今既覲止則他人之貌與我之身天假之緣
矣我何如欣幸乎以如是之貌而亦既見止則我之身與他之貌兩美之合矣我何如快
慰乎然其如我之多愁多病何矣夫我之愁何自來也婉孌季女望之而生心焉怊悵愁
不禁自此多矣今佳冶窈窕覲面而相逢向之眉上愁庶幾解乎然而國色天香可以比
其貌而不足以盡其貌也則瞻顧之下愁有悵悵而添者夫以我多愁之身而值佳人之
在望不復能支矣我之病何自盼也彼美淑姬思之而勞心悄令病不覺自茲多矣今秀
質芬芳聚處於一堂今之心頭病底幾有瘳乎然而妬月羞花可以擬其貌而不足以傳
其貌也則契想之餘病有懨懨而深者夫以我多病之身而適玉人之遙臨其何以堪此
乎前此楚王宮前凝眸遠眺未嘗親炙容光耳茲之踰籬而來者幽揚宛轉即欲不魂消
而不得是則傾國傾城者彷彿素娥之雲雨而我愁病孤踪怎敢比襄王之夢耶前此月
下聯吟隔牆唱和不過望見顏色耳茲之爆娜而至者容與雅淡即欲不腸斷而不能是
則傾國傾城者恍如文君之風韻而我愁病微軀怎能効司馬之迹耶噫豈克當他矣然
則他將何時慰我愁而樂我病耶

本文兩句宛轉曲折已極盡情態而篇中摛思屬藻新豔異常微吟一過彷彿江郎夢

筆時也

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

情有不得遽通者為即景以寫其怨焉夫春欲其繫也而情偏短花不欲其隔也而人偏遠其怨恨之意反覺柳絲長而天涯近矣雙文若曰夫人有所係屬者非緣物而來亦不因境而去惟默存此一線以相通耳雖然願與事違而展轉者至堪自喻則有懷莫訴曠覽當前能惆悵耶今日者滿目殘春方寸亂矣惹恨牽情翻羨草木無知不比柔腸之寸結抑幾番風雨香雲紛然倚花注目正怨山川雖隔不如素志之難通是故春之繫也情短而柳絲較長花之隔也人遠而天涯較近我其若之何哉向以為柳絲之拂拂也樓暮雨而含愁挂春禽而無力孰若依依曲者疊出而難窮乎獨至今日春闌靜悄怯孤影以自憐抑鬱無聊之況反不若畫樓金線尚能絆春色于將歸也已向以為天涯之渺渺也思伊人而不見欲奮飛而不能孰若居止相向者會合之有期乎獨至今日花影參差聽畫聲於隔院傷心咫尺之間反不若王孫芳草尚可倚朱門而遙望也已雖弱質清癯應似垂楊之瘦奈芳心如結偏爾邈其舒長也鍼神綉罷而翠幕香消夫豈不欲此春光之繫乎而無端而忽來者又無端而欲去徒令我望斷楚山馬耳即夢魂嬌怯難堪道里之遙奈良晤多難偏爾生其間阻也蒼蘼香來而輕衫淚滿夫豈樂此花陰之隔乎而有意者又有時而無情徒令我倚遍闌干馬耳嗟嗟寸心空切愁看柳色之輕黃之

難忘。竟若花魂之無主。悠悠我思。悲何如矣。

文異水而湧波。筆非秋而垂露。世間有此種文章。畫閣綺窗之下。焚香煮茗之餘。有心人其三復之。

筆尖兒橫掃五千人

信退軍之策。筆若有鋒焉。蓋筆尖甚微也。五千人至衆也。張能橫掃之。其鋒孰敢當哉。雙文意曰。以寇氛之憑陵。而問策於儒生。鮮不笑其無濟矣。然而有文事者。豈無武備。古來折衝樽俎。而決勝廊廟者。豈盡立身行間哉。蓋下筆有神。而一指掌間。旋斂奏凱矣。出師表。文下燕書信。他不真有乎哉。前此宮殿相逢。祇以為柔弱士子。徒工翰墨。已耳。不意鼓掌而前。竟為崔氏之干城。吾母子之幸也。前此月夜酬和。祇以為風雅文人。長于筆陣。已耳。不意奮袂而起。竟作閭閻之甲冑。又我一身之幸也。所以慮者。儒冠儒服。未必如緩帶輕裘者之坐鎮疆場也。而況群虜紛紛。幾成壁壘。堅難破矣。誦詩讀書。未必如操弓挾矢者之禦侮行間也。而況烽烟告警。肆其猖狂。勢甚熾矣。而他所持者。非此一筆尖耶。夫匹夫尚難奪志。令群聚而呼者。居然五千人也。以筆尖之揮洒。與五千人之劍戟孰銛。如是則夫尚可當關。今烏合而來者。儼然五千人也。以筆尖之求救。而遂有整師。而向此蕭寺者。五千人紛紛逃散。夫能掃五千人乎哉。雖然。持一書以求救。而遂有整師。而向此蕭寺者。五千人紛紛逃散。也。甯非必有以招之乎。則書生毛錐。遠勝熊羆之斧斨。抑修一紙以相通。而遂有環聚。

而護我西廂者。因使五千人。遑遑震恐也。甯非筆有以致之乎。則學士揮毫。堪應揚之。猛將五千人。中有將焉。有卒焉。殲其卒而未擒其將。可以謂之掃而不可以謂之橫。掃也。茲則搃其吭而驅之。五千人無一漏網焉。而香閣繡幙。仍然蘭麝之芬。則筆尖所保全者。實大五千人。中有主焉。有佐焉。獲其主而尚遺其佐。可以謂之掃而不可以謂之橫。掃也。茲則貫其腹而攻之。五千人無一遺亡也。而楚王玉宇依然清淨之區。則筆尖所救護者。實多然。則筆尖兒捷於弓矢也。筆尖兒勝於甲冑也。筆尖兒笑於戎馬奔走而銳於鈞戟。長鐵也。楊揚灑灑誰與為敵。微斯人吾能復生乎。

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

情有動於見者。不得復言心之硬矣。夫心硬則情難移矣。乃一見而留情焉。張乎其亦知紅此意耶。若曰。今而知天下之足以移情者。匪佳人為然。即才郎亦復爾也。蓋丰姿韶秀。無論有心者。見而相思相愛焉。即淡然無意于斯。而富粹焉相接之時。情亦有不能自禁者矣。據張生之相貌才性。豈獨引動我鶯鶯乎。鶯鶯之色國色也。既有其色。必有其情。幾見有窈窕淑女而不願好逑君子者乎。其見張生而留情焉。宜也。鶯鶯之才。天才也。既有其才。即露其情。幾見有閨中俊秀而不思鸞交美士者乎。其見張生而留情焉。固也。若夫

我則何如乎。名門婢子，我親亦甚平耳。既非若傾國傾城者，擅美于當時，雖值良辰美景，而對花柳而傷心，非吾事矣。深閨侍妾，我才亦甚拙耳。又非若柳絮舞風者，聞于一世，雖遇風流人士而覲面而神馳，非吾事矣。何也？我從來心硬，故也。乃一見張生而竟何如哉？雙蛾不畫，默鎖春山，豈真寂然無情乎？第以心匪石之可轉，我從來如是耳。至於今而忽變于崇朝，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不覺神往而魂飛者，自此後行坐一張生，寤寐一張生，驚有然而我亦復然矣。吉士誘之，無使履吹，豈真匪我思存乎？第以心匪席之可卷，我從來若是耳。至于今而忽易于一旦，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有不禁目招而神怡者，自此後懷抱間一張生，肺腑中一張生，驚有然而我亦不異矣。自見于梵宮而此情動矣，然猶以邂逅之間，未便為芳藥之贈。今則覲面相親，亭亭玉立，雖欲硬吾心焉而不得。夫翰苑儀容，忽下胡陽之絳沙，向竊笑其鄙也，而今無庸矣。女子善懷，情不相遠矣。自見于寺警而此情又動矣，然邂逅倉皇之際，豈暇為彤管之貽？今則笑語相迎，彬彬爾雅，即欲硬吾心焉而不能。夫稽郎美秀，默來山陰之珮，璫向竊嘲其穢也，而今無庸矣。玉人可懷，情畧相同矣。一見了也，留情況我，驚當如之何？勿思。

落花縈拂流水潺湲，个中情況，解人得之，世間鈍漢豈能讀此文一字。

他誰道月底西廂變作夢裡南柯

事而忽變人似夢裡行矣。夫月底西廂至請宴而願可遂矣，乃忽變夢裡南柯，誰計及此。

哉。驚。鶯。深。為。之。痛。也。曰。古。人。云。浮。生。若。夢。為。其。事。難。憑。也。若。夫。以。可。憑。之。事。因。而。為。嘉。會。之。舉。方。且。幸。燕。爾。新。婚。如。兄。如。弟。而。不。謂。几。筵。之。上。頓。成。恍。惚。遂。使。秦。樓。之。鳳。化。作。莊。生。之。蝶。傷。何。如。乎。玉。液。金。波。他。則。道。儂。傍。閣。常。伴。金。屋。之。嬌。而。黃。昏。悄。悄。可。不。待。月。於。西。廂。可。不。倚。西。廂。而。恨。月。他。則。道。儂。傍。閣。常。伴。金。屋。之。嬌。而。黃。昏。悄。悄。可。不。待。月。於。西。廂。而。今。變。矣。第。見。盼。高。堂。而。無。語。望。紅。粉。而。心。傷。反。不。如。月。底。西。廂。隔。花。牆。而。酬。和。當。斯。境。也。觀。斯。况。也。古。有。南。柯。之。夢。是。耶。非。耶。夫。畫。堂。高。會。南。柯。中。亦。有。其。事。然。而。賓。主。情。洽。雖。夢。裡。亦。覺。其。散。而。豈。如。此。寂。寞。堪。憐。耶。抑。紅。裙。笑。語。南。柯。中。亦。常。有。人。然。而。彼。此。情。欣。雖。夢。裡。猶。多。樂。境。而。豈。如。此。悲。愁。殆。甚。耶。初。不。意。綢。繆。束。新。咏。三。星。于。在。天。者。竟。是。枕。上。之。魂。也。而。遂。令。南。柯。中。徒。設。此。東。閣。又。誰。知。灼。灼。其。華。慶。之。子。之。于。歸。者。乃。槐。高。堂。之。會。也。而。遂。令。南。柯。中。徒。設。此。林。于。嗟。乎。花。外。流。鶯。喚。不。醒。襄。王。之。夢。而。西。廂。之。月。不。依。繡。幙。之。紅。絲。而。依。牛。女。於。銀。漢。也。其。余。之。何。已。焉。哉。長。絲。垂。柳。繫。不。住。杜。女。之。意。而。西。廂。之。月。不。照。藍。田。之。碧。玉。而。照。參。商。于。天。角。也。又。奈。之。何。第。為。我。身。縛。約。變。做。睡。裡。之。魔。猶。其。淺。焉。者。也。夫。睡。魔。亦。可。驅。也。而。月。底。事。徒。勞。寤。寐。其。將。誰。驅。乎。哉。抑。為。笙。歌。悠。揚。變。做。譙。樓。之。鼓。猶。其。末。焉。者。也。夫。譙。鼓。亦。時。歇。也。而。西。廂。下。徒。成。虛。願。其。何。日。已。乎。哉。念。我。張。生。西。廂。之。夢。知。不。及。邯。鄲。之。睡。也。君。愧。盧。生。多。矣。

如讀昭君十八拍言哀怨字字悲切因思人間事願相違者何處無之特說不出此句話耳崔顥詩云眼前好景道不出能道出者必才子也

他做了個影兒裡情郎我做了個畫兒裡愛寵

怨極而辭生焉故托于虛者以相況也夫曰影曰畫其虛焉者耳崔之此張以自比也非怨極而何今夫情之積也至幽而終不能藏也愛之絕者至難而終不能遂也今此若近若遠者亦復誰堪曲訴祇于筆墨間摩擬其萬一以為吾兩人第有是焉何慘目也愴情也今者夫人之有初而鮮終若此方其初得詩也亦可謂大快其心矣佳期伊邇應屈指於燈前誰知轉盼而茫然也而他何望也抑其來誓也亦可謂甚洽吾意矣良晤可期竊冀懷於靜夜誰知一旦而慘然也而我何望也吁嗟已矣計竭思窮轉嘆孤身慘切毋乃天乎香消粉褪空悲薄命艱難所謂影裡情郎畫裡愛寵是耶非耶以他之風韻翩翩也設與我促膝而同吟則綠窗風物盡收拾乎奚囊然而無如何矣對曲檻之淒清恨花陰之間寂含顰愁坐蓋有笑語難親者意之密矣緣之疎矣意惟影兒裡有斯綢繆乎而一言允諾之後又何為而至此乎以我之含情脈脈也設與他拂几而鳴琴則幽室餘音且漂洄於雋尾然而不堪念矣嗟雲鬢分零亂盼佳客兮神傷顧影自怜蓋有音容難接者其室則適其人甚遠意惟畫兒裡有斯綢繆乎而一心結契之餘又豈期其止此乎向者聞階花浦岑寂無人他或怡情圖畫則異日之情深意即於影而遙想矣至于今日萬斛

愁思皆成流水是有虛情而無實事也豈非徒寄情深於彷彿也哉向者綉榻風涼淒其
獨對我或留意丹青則他時之和好人即於畫而默會矣至于今日半簾皓月空映湖山
是有人工而無天巧也夫何取此和好於虛無也哉嗟嗟情親而無着擗管傷心意密而
難投披圖洒淚我夫人其真很毒也夫

一字一低徊一聲一悲咽樂天琵琶行子美哀江頭有此情緒至其摹寫影兒畫兒尤
為微妙入神也

中間一層紅紙幾眼疎櫺不是雲山幾萬重

相思而不可即也紙窗幾若雲山矣夫紅紙疎櫺非雲山比也然而中間人竟不可即也
不如雲山幾萬重哉今夫結遠情於千里通心志於遐方而致憾於關河之阻隔此無怪
其然也若夫其地非遠其人伊邇欲相親而不遂思覲面而無由則芸窗相隔渺若天涯
有不禁感慨係之矣疎簾風細幽室燈青裡外邊明明相望也盼彼金鈞不挂長控西廂
之月使其並坐相依一彈再鼓致足樂耳然而其中多不忍言也跡其孤燈明滅半照形
單之客祇其操縵相隨促膝談心胡弗快焉然而其中殊多離恨也第見其響清風而蕭
瑟者非一層紅紙耶觀花影之扶疎者非幾眼疎櫺耶琴韻悠揚非一層紅紙能遮如怨
如慕之情乃何以人在中間彼之不能破紅紙而出猶我之不能揭紅紙而入也明皎月
影橫斜於紙上而所謂伊人似在蒹葭白露中也可奈何琴聲嘹唳非幾眼疎櫺能鎖如

泣如訴之衷乃何以人在中間彼之不能越疎櫺而來猶我之不能透疎櫺而往也迷離樹色掩映於櫺間而充矣君子如在秋水長天外也可奈何當此落也果雲山間隔遠莫致之予獨何心而為此無聊之歎然而徒蔽望眼之穿也所謂歷歷雲山青天半落者夫豈是愁恨哉紅紙何不為紅葉之媒而徒蔽望眼之穿也所謂歷歷雲山青天半落者夫豈是耶抑果雲山阻長愛而不及子又何心增此悲悼之情然而不過疎櫺幾眼相隔無多耳乃獨坐無偶誰與為歡傷哉疎櫺胡空有玲瓏之竅而不作綉幙之章也所謂雲山縹緲不能奮飛者夫豈是耶噫不是雲山幾萬重而閨中人竟不得身相近也吾其如此一層紅紙幾眼疎櫺何哉

字裡含愁筆端有恨多情懷抱與風雅文章合並而出那得不令人愛玩

花牋上刪抹成斷腸詩

賦新句於花牋詩成而腸斷矣夫曰斷腸則其詩尚堪多讀哉乃崔鶯刪抹於花牋之上也悲矣紅若曰天下人莫非情也情之所鍾而不能必遂往往寄之於詩蓋詩者寫情之聲也非千古情真之人不能為千古斷腸之詩而我竊心焉識之矣詩有成於歡娛者觀物抒懷即曲寫其水月煙花之妙而逸興飛無難引斑毛而炫彩詩有迫於憂思者惹恨牽情即明言其芳春寂寞之况而愁城欲破轉若擗象管而難成不見夫花牋乎其始也腸欲斷而托於詩其既也詩將成而腸益斷蓋幾經刪抹云以彼長夜蕭然倚碧窗而愁

坐有倍覺景物之淒涼者。此意誰能喻也。自有詩而綠怨紅愁多傳情於紙上。其盡致矣。乎又從而沉吟焉。迴腸九轉之際。若明明有一莫解者而欲寫其還停也。蓋不啻字斟而句酌已。以彼深閨悄愁。數傷心於咫尺。有倍覺隻影之堪憐者。此悶誰能解也。自有詩而風聲月色多感懷於筆尖。其傳心矣乎。又從而低徊焉。寸腸百結之餘。若隱隱有一莫訴者而欲吐焉。其轉吞也。蓋不啻鏤心而刻骨。已是詩也。向使一室聯吟。則唱予和汝。方幸据手而訂同心。惜也不可必也。綠鬟含愁。長自咏於湖山石畔。而載刪而載抹者。覺錦繡之腸與滑膩之賤而俱麗也。此即當境者不自知其工耳。是詩也。即使千里相思而魚沉雁杳。猶為錦字而寄遙情。况乎其不遠也。抱膝長吟。恆自賦於繡閣燈前。而既刪而既抹者。覺柔腸之婉轉得新詩之淒清。而莫續焉。此即旁觀者豈能贊一辭哉。嗟嗟一紙花牋。徒濺佳人之血。三更詩夢空銷。怨女之魂。曾堪多讀也耶。

文不從肺腑流出。縱麗句滿紙。剪裁成花耳。文以蒼涼之想。寫淒楚之音。

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美名之無愧也。情相同矣。夫才子佳人自有相思之致也。今觀夫張與崔。不其信然乎。若曰。吾今而知情之不可以已也。吾今而知情之不可以已。其在兩美尤甚也。蓋淑女本自有懷。而君子豈其無願。則夫相見也。而因以相愛。相愛也。而愈以相思。從古所稱良非虛語耳。如我鶯鶯與張生。非一樣相思哉。思淨几明窗。或遊覽於今古。或歌咏於詩書。豈非儒家。

業也。而胡為有此縷縷之懷。抑蘭閣。畫閣。或拈針而刺。綉或賞花而微吟。豈非紅粉事也。而胡為有此驚擊之思。憶我早知之矣。夫天下不有叫。做才子。耶。抑才子不有叫。做佳人。耶。書生每多謔浪。顧蕩漾。猶夷。寓意於風雲。月露之中。而傷春悲秋。自古才子往往有之。女郎頗多情態。顧摘花映髮。寄情於柳色芙蓉之內。而春恨秋思。自古佳人往往有之。然生猶未敢遽信也。及觀此兩人。而竟果然矣。天下惟雙好難觀耳。宋君如玉未聞佳偶。陸生多才。不停內子。才子而不遇佳人。則瞻顧之下。無所係屬。抑且無以顯其為才子也。今見我張生處。滿灑之書。齊而不免心傷者。其情之所鍾。惟在鶯鶯也。今非才子而何以有此。纏綿曲摯之情也。天下惟二美最難獲耳。歌舞之所。鍾惟在鶯鶯也。今非才子而何以有此。無緣於漢主佳人。而不遇才子。則徘徊之餘。罔有注念。抑且無以顯其為佳人。而何以有此。觀我驚鶯居深鎖之閨中。而不免子長吁者。其情之所戀。惟在張生也。今非佳人而何以有此。觀我繆固結之衷也。夫書相思于桐葉。賦求凰於琴中。我於閨閣中。竊聞其名。而未親閱其事。今就兩人觀之。而丁香枝上。豆蔻梢頭。才子乎。佳人乎。兩人一。心。這芳名舍。是莫屬矣。題紅葉而寄流水。着紫衣而出陽關。我於侍側時。竊聞其事。而莫覩其人。今就兩人觀之。而一分風雨。一分愁悶。才子兮。佳人兮。異地同情。這令名匪是。弗克矣。然相思而不獲相慰。馬才子佳人。且奈之何哉。

裙拖六幅湘江水。鬟鏡巫山一段雲。此兩句豔麗詩。最能使人閨筆者。斯文堪與並讀也。

晚粧樓上杏花殘

杏花而既殘也。晚粧難以爲情。夫晚粧樓上。鶯之常耳。而杏花殘矣。春日遲遲。非其時耶。紅若曰。天下美人之態。半形於妝台。而無聊之思。多生於薄暮。何也。顧影踟躕。其黃昏獨坐。已足傷矣。况飛花點點。意緒撩人。而念春光之無幾。嘆東風之有限。未免多情。誰能堪此耶。我之做撮合山也。豈爲張生哉。我願爾今夕何夕。快三星之在天。而無如不我諒也。樓上佳期。祇自負耳。我憐你牛女常睽。欲鵲橋之高駕。而今反增罪戾也。樓頭紅杏。諒予心耳。你不嘗日上高眠。頻眉感而自傷乎。則簪墜珊瑚。春山慵掃。其常也。而吾所傷情者。猶不在此也。你不嘗春日曉起。對菱花而常嘆乎。則綠雲撩亂。無意盤桓。其常也。而吾所謂增帳者。猶不在此也。蓋吾記你之晚粧樓上。也。日之既夕。祇堪自憐。誰與爲歡。而為此晚妝耶。而吾知粧成。獨坐。雖綺麗動人。亦形相弔耳。影相憐耳。夕陽在山。人情相倦。誰適爲容。而晚妝樓上耶。吾知妝罷。低徊縱姿容。絕世有獨寤歌耳。獨寤宿耳。晚烟嫋嫋。綉不出。鴛鴦遂隊。而晚粧馬。胡爲者。意欲以羞花之貌。競花枝。而比笑。而花顏易老。能消幾個黃昏。樓閣重重。望不見巫山十二。而晚妝又奚益者。意欲以如花之容。傍名花而爭色。而佳日難留。莫禁如花風雨。當斯時也。啼鶯倦矣。蝶影亂矣。芳草連天。而綠柳拂地。矣。起視杏花。杏花不已殘乎。曾記杏花之含蕊也。樓上覩之。而情動。而晚妝因之。增艷矣。未幾而風片相催。雨絲頓折。則春光半去。莫挽嬌姿。吾恐與陌頭柳色。共悔夫婿封侯。曾

記杏花之方盛也。樓上見之而神馳。而晚妝且因之倍麗矣。未幾而春日遷延。杏園爛漫。則韶光九十半點香泥。即或有金勒馬嘶。誰知玉樓佳人當日色融和。已喜晚妝之甚適。而奈何杏花殘矣。倘天氣暄妍。又恐晚妝之耐。而猶值杏花殘也。則溫風吹而寒氣消。正其時矣。而晚粧者奈何。猶自怯衣單也。

最愛陳妙常詞中兩句。如黃昏獨自枕孤檠。欲睡先愁不穩。為能寫殺閨中。通篇悲豔。交集意緒蒼涼。亦復何減也。

金蓮蹴損牡丹芽

金蓮之遷行也。不顧其有所損矣。蓋牡丹有芽。胡為蹴損之乎。然而金蓮有情。不禁與之相觸耳。若曰。人之心有所屬者。欲求其有益也。而不覺其損。蓋彼非實有所摧殘也。意皇皇其難已。步遲遲而不能遵彼微行。如有所礙焉。則名芳初發。脚踪間遂將心事傳也。鶯鶯之行。而豈僅驚池塘睡鴨。楊柳棲鴉哉。當良夜之深沉。使其青燈刺綉。則停針無語。宜作並頭之蓮。望月明之如畫。使其角枕孤眠。則夢入高唐。恐有芍藥之贈。今胡為循曲檻而徘徊。望湖山而却步。遂使窄窄金蓮。不憚跋涉之勞。胡為尋花陰之曲徑。猶芬芳之香。遂使小小金蓮。不惜往來之苦。憶雨時陰陰者。花牆耶。芊芊者芳草耶。俯視池塘。未及荷錢之小。仰視楊柳。如垂繫恨之絲。而于其中具富麗之質。擅洛陽之勝者。非牡丹芽耶。謂為三春富貴。則人之視牡丹也。甚重。而當其有芽。雖有可異之姿。猶未標奇於魏紫。謂為衆卉。

君王則牡丹之自視也不輕而當其為芽雖在方苞之際亦已推美於姚黃若然則惟恐護之不深惜之惟恐不至扶之植之灌漑而長養之宜也獨何心而金蓮蹴損也哉得毋以金屋多怨妒彼西施之號環珮珊珊之下踐踏加之然而金蓮無心也芳徑行來有適與之相值焉耳得毋以玉堂人香定有學士之稱故紅裙搖曳之際步履及之然而金蓮不知也穿花而過有適為之小厄焉耳在牡丹生機未幾忽遭意外之侵牡丹之不幸也當金蓮行踪忽忽與國色相傍則又金蓮之幸也以彼芽出翠草頗似閨中之處子蹴之何為然不過蹴焉已耳初非若笑折花枝者之不惜以彼芽尖初吐又似情竇之相引損之何為然不過損焉已耳初非若揉碎花心者之太甚而泥頭上玉簪更足閨情手無情處寫得有情旁見側出具見生發無窮

親不親盡在您

深欲其親者為之專其責焉蓋張之於崔親也而非不親也然其親豈異人任乎紅是以臨去丁甯耳且以生平所甚慕之人一旦思而好我吾知雨時之情濃而非淡也明甚然而意中之事設一意外之想而柔弱書生或不盡解其中況則此際之相愛與否惟在身其事者寔任其責而非他人所得過而問也肯不肯怎由他則不由他者您也蕭條旅邸忽邀仙子之會角枕粲兮其喜何如以您而自揣應覺骨月之為疎寂寞空齋疑入高唐之夢錦衾燦兮其樂何極代您而思惟頓覺神魂之若合若是則親焉宜也當其始至

則親傾城之貌。雖未顛倒衣裳而同心者。自覺其臭之如蘭。及其既至。則親姑射之肌。雖未式食庶幾。而綢繆者。又覺其甘之如飴。思前此一波一轉。欲攜手而不能。而令之盈盈可愛者。其間不能以寸也。即多方親之。而豈厭其綢繆。前此隔牆聯吟。促膝而不得。而今之笑語可接者。乃不違顏咫尺也。即極意親之。猶尚嫌其情薄。於斯時也。即無知之子。猶謂千金一刻。而況於風流才子乎。即寡情者流。亦幸羽化登仙。而況於相思情種子。若是則親焉宜也。而忍不親乎哉。或者以禮義之範。竊鄙臨叩之琴。則以擲果潘郎。而為坐懷柳下也。未男子也。未可知。或者以多病之體。莫投桑下之金。則以擲果潘郎。而為坐懷柳下也。未可知。使果親焉。則體天地生才之心。而兩美必合。為古今之佳話。而豈其敗德。倘不親焉。則體聖賢好色之戒。而守身如玉。為貞正之君子。而豈曰負心。將為佳話耳。惠然肯來。如鼓琴琴誰為禁也。而令其不親乎。將為君子耶。人之好我。匪我思存。誰能強之。而令其相親乎。盡在君而已矣。予亦從此去矣。

此一句為後候結束語。叮嚀囑咐。備極溫存。必如此寫一段。為貼合。

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非夢而疑為夢。快何如矣。夫驚既夜就。則非夢中矣。張惟快之至。故作此疑猜耳。若曰。今何幸而不才書生。忽有此奇緣也。向亦曾於寤寐中作斯景況。而不得遂其願焉。則以為孤枕單衾。今生大抵如斯耳。乃不意今夜相逢。得邀神女之會。而令我驚疑焉。則為是為

非之。際甚。憫恍而難釋矣。我審視明白。則塵埃猶是也。而何以零露瀼瀼。至今夜而生香。聞階猶是也。而何以清風颯颯。至今夜而如暖書齋。猶是也。而何以月色皎皎。至今夜而更融。將以為真耶。花影迷離。豈竟是天台之路。將以為非真耶。蘭麝香幽。豈獨屬陽台之寐。流鶯聲轉。猶在耳也。而枕畔嬌啼。胡不聞芳心一語乎。芬馥襲人。猶沾衣也。而情態含羞。胡不見形管相贈乎。方其翩然而至。以為平昔愁思至此。而可釋然。而桃花流水。轉生劉阮之疑。抑其惠然而來。以為從前幽怨至此。而可慰然。而為雲為雨。旋起襄王之意。意者爾時情事。乃夢中耶。兩人歡愛。乃昨夜夢中來耶。今者東方已明矣。曉鐘初動。欲留焉。而不能欲別焉。而不忍我為之微察。多情何自而至。止豈明明軟玉溫香。夫猶是邯鄲道上也。今者晨難已。鳴矣。曙色將分。方兩情之正濃。條歸期之甚疾。我為之端詳。天正何因而來。思豈明明嫩蕊嬌香。夫猶是南柯郡裡也。我方謂旅邸幽窗。難為金屋之酬。而不意不畏多露。竟顛倒乎衣裳。遂令一夜綢繆。如在依稀。彷彿間也。我方謂生花銀管。未及畫眉之候。而不意三五小星。欲肅肅而宵征。遂令三更輾轉。竟在恍惚難憑時也。難道梅帳脂粉。是夢中可憎耶。玉骨冰肌。是夢中佳麗耶。溫存款恰。是夢中景况耶。而令不然矣。吾亦何幸而有今日也。

聖數於此句。批云。偏是決無疑猜之事。偏是決有猜疑之理。盖不快樂不疑猜。而不疑猜亦不快樂。亦寫來真乃絕世文詞也。

立蒼苔祇將繡鞋兒水透

玉成人事者忘其立之久焉。夫繡鞋水透，蒼苔為之也。而立之者果為誰乎？紅珪憶之如悔也。曰：甚哉！予之熱腸也。知為人計而不為己計也。蓋此憐窮窶而彼遂好逐兩美其相合矣。而予惟是延佇花陰徘徊有待焉。謂是裏足不前乎？然而其情良苦矣。窗外輕嗽，予何以不敢哉？誠懼被窩驚鳳嗽焉。而驚飛也。夫以隔牆酬和幾待月于西廂，至此而驚飛者乃在撮合山也。咎歸誰乎？又恐枕畔鴛鴦嗽焉。而驚散也。夫以花底琴心各相恩于異地，至此而驚散者乃由執柯人也。責棄逃乎？是以紐鬆帶解之時，柳腰一任其款擺，窗外人情豈不動乎？而足未敢離也。溫香抱滿之際，花心一任其輕折，窗外人意豈不羨乎？而步未敢移也。予斯時有立蒼苔已耳。夫蒼苔已濕，濕則非若乾燥之處足以容身。意兩人綢繆情多而我則欲去難去而低徊流連祇受此冷落之景也。抑蒼苔向陰陰則非若溫暖之地足以托足。想兩人歇冷風生而我則欲留難留而徙倚躊躇祇任此淒寂之苦也。況良夜迢迢冷露滴於無聲而玉步珊珊吾其如此獨立何？況蟲聲唧唧接續鳴于四壁而金蓮窄窄吾又奈此蒼苔何？嘻！斯時繡鞋兒水透矣。憶剪刀初落欲其舉步生蓮而又恐以寬窄難宜不稱纖纖之笋。吾為此繡鞋亦極愛惜之至矣。而豈料于蒼苔濡濕乎？而不得已而立也。而因不得已而綉也。憶金針初綉欲其花樣生新而又恐以顏色未佳時較絲絲之線吾作此綉鞋又極經營之至矣。而肯於蒼苔泥濘乎？而何所圖而立也。而又何

所圖而綉也。花間微潤。淡我新紅。而遂至于水透。窗_外之立。不為不遲久矣。想月下冰人。理當然耶。草上餘滋。減予碧翠。而遂至于水透。窗內之事。不為不盡致矣。想風情透骨。亦似此耶。一則劉阮到天台矣。一則露滴牡丹開矣。獨是我看甚來由也。

口角如生。情詞畢肖。真繪水繪聲。繪花繪影之筆。書齋有此作。無由悶然讀書客矣。

倩疎林你與我掛住斜暉

惜餘暉於將別。向疎林而致意焉。夫斜暉也。而疎林能掛乎。然別者惜之。不覺其情之矣。疎林何以為情也。若曰。時之慘人。思者莫如秋。而秋之慘人。思者又莫如暮。然往往人際懽娛。猶遇馬輒忘。及一值離別之境。有倍覺其難堪者。南浦將期。而驪歌在即。幾何而不戀戀也。如今日者。裊裊青絲。難挽花驄之迹。則分手在須臾。真有觸目愴懷者。能無向西風而泣下。蕭蕭斑馬。難繫垂楊之線。則離別在頃刻。真有對景傷情者。能無對旅雁而魂銷。第見暮靄橫空。西山日薄。蓋已斜暉矣。想昨日者。別緒繁懷。即思就枕長眠。而夢魂飛越幾莫識。東方之既白。乃今日者。曉妝初罷。方欲遠送行人。而疑眸四顧。忽已覩日影之橫西。然則此時。此際。無可如何。不能不有情于疎林矣。情之維何。殆與我掛住斜暉云。非不知天地原同逆旅。親秋光之易過。而景物蕭條。亦自可以搦管而賦新詩。然而今日誠何日也。試看歸雲擁樹。夕照穿林。淡霧殘霞之際。幸為我掛住馬俾予兩人得以握手而道殷勤。則片刻流連。或可訴盡衷曲。而異地之相思。亦因是而少慰。已非不知日月原同過客。思寸陰

之堪惜。而秋客寥。亦自可以即景而贈離人。然而我心固已亂矣。試觀斜暉欲落。半照平林。飛烟棲鳥之下。幸為我掛住馬俾兩人得以婉轉而訂歸期。將去後愁思不至望斷行雲。而馬首之相逢。行將指日以待也。我之情疎林者。以此至若夕陽古道。碧雲隨遊子之鞭。綉閣深秋。日映朱顏之淚。尚堪追憶。今日哉。

高情逸韻。絡繹行間。毫無半點塵俗。也。山梅雪後有此雅淡。

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形之忽異也。撫時而心傷矣。夫小腰圍而何以忽清減也。惟昨宵今日故耳。傷哉。當何。以堪此意。曰。吾竊悲夫。命之不猶也。殆謂獲佳偶以終身。庶幾骨月相依。無有別恨之傷。懷抱矣。不意惟愛伊始。忽睽隔之興。嗟俯視形骸。不逾時而傷憔悴。天寔為之謂下何哉。今者意似癡心。如醉。非以行色匆匆故耶。思昔翠被生香。嫣然而開。春風環珮珊珊之。別有風光之堪挹也。曾幾何而至于昨宵矣。綉閣留春。悄然而畫雙蛾。羅袖翩翩之下。別有容顏之可慕也。又曾幾何而至于今日矣。而尚忍言哉。顧影自憐。非復曩日神形撫膺。長吁自異。從前體態。予方謂形單影隻。嗟無及矣。乃背銀缸而解羅帶。覺蘭麝猶是。而鬚馬私褪者。竟不可以分寸計也。方謂薄衾孤枕。傷何如矣。乃對牙牀而整褶裙。覺色依然。而寬焉有餘者。若難以大小數也。意我腰圍原自小耳。至昨宵今日而胡清減一至於斯耶。風前解舞。柔弱自堪憐耳。至昨之于今。曾為時幾何。而柔者復已減也。腰肢纖纖。別有愁。

懷而非關愛月眠邊矣小蠻楊柳瘦影自天成耳至昨之于今曾流光有幾而瘦者乃益減也細腰嬋娟殊多離恨而非是惜花朝起矣前之窗外賞音業已相思入骨小腰圍非不清晰也然而煖玉生烟清減者旋而輕盈矣不料昨宵與今日而事不同也所謂雲雨巫山斷人腸有如是心傷耶抑病裡迴文亦幾心內如灰小腰圍非不清晰也然而玉樓人醉清減者而轉嫌娜矣不料今日較昨宵而悶轉深也所謂冰雪一番寒徹骨有如情慘耶斯時欲訴清減之苦正恐酒離人之淚而過露清減之形又思生堂上之嘆自顧腰圍有飲恨而已矣咽淚而已矣嗟我懷人更不知如何如黯然魂銷也

慘離情半林黃葉

草木無情若助有情之慘焉夫黃葉半林於人何與然而離人見之不覺增慘矣而謂情能已耶意謂天下最足關情者林間樹色耳賞心者見之而喜感懷者見之而悲非物之能移人也亦人之自為之也若乃覩長林之秋色望美人於遐方而心懸懸其不能釋馬則哀柳長堤之下徒增悵悵已耳望蒲東蕭寺豈僅暮雲遮哉雖未嘗重疊疊嶂聳夏雲之奇峰然再冉者已不能倩西風而疾掃未嘗五色呈彩慶卿雲於此地然磊磊者又不得依歸鳥而偕飛而况視間雲者又一望無涯也聽秋風之蕭颯乃知聲在樹間况映征袍者又觸目無限也覩秋光之黯淡非是霜林醉染噫顧茲半林黃葉而離情倍增矣既

不與窗前蕉葉堪書相思之字。而徒蕭瑟林中與征夫而相對嗟哉。林葉母亦離愁相繼。而有此黃瘦景象耶。復不與御溝紅葉預為幽思之媒。而徒參差林間與愁人而若合傷。哉。林葉母亦離恨多端。而至於黃落可憐耶。夫合歡之樹。令雖難見。然胡不為葉妻。妻此美於葛覃。而乃芸其黃矣。徒使人悶轉深矣。連理之枝。令雖難求。然胡不其葉養。養傳威。於桃夭。而乃其黃而墮。徒令人惹恨長也。思我離情。如之何。勿慘耶。黃葉之下。此往彼來者。盡是東西南北之客。誰則無情。而顧傷心。自予乎。然而予自慘矣。違顏未幾。乃不能笑。攜紅袖為點鴉黃。而僅於一鞭殘照中徘徊。林木之顏脫。草木有知。應亦傷我心之腸斷矣。慘何如矣。黃葉之間。度阡越陌者。悉為楚水吳山之士。誰非離人。而顧惟予情深乎。然而予更慘矣。別路無多。乃不得並倚粧台。笑貼翠葉。而祇於琴劍蕭條間。四顧秋容之老。脫伊人目擊。更未知何以魂銷矣。慘何如矣。觀此半林無異半林。清冷曠彼黃葉。又何異黃昏時候。行行且止。吾將如此慘離情何。

寫離人如見 西廂原文止於草橋驚夢。真有悠然不盡之意。後人續以四韻。已大為聖歎。所訾而綴文者。復於其中屬筆焉。何居世有醜陋之人。雖遇道子。寫生不得轉而生妙也。醉心篇之終於此題也。亦猶行聖歎之意夫。

